

党
人
山
脉

〔日〕中山者左氏著

党 人 山 脉

小说《吉田学校》第二部

〔日〕户川猪佐武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小説党人山脉

戸川猪佐武著

根据日本流動社 1972 年 4 月 5 日三版本译出

党人山脉

小说《吉田学校》第二部

〔日〕戸川猪佐武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04,000

1976 年 6 月第 1 版 197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398 定价: 0.69 元

内部发行

066710

译者的话

日本资产阶级政治评论家户川猪佐武，曾任《读卖新闻》社政治记者，经常出入首相官邸、自民党总部和外务省采访新闻，并当过该社驻东南亚、莫斯科特派员。户川的主要著作，有《田中角荣传》、《昭和现代史》、《日本的首相》、《昭和外交史》、《总理大臣的宝座》和《自民党的危机》等。近几年，他还运用小说体裁，以战后三十年日本政治演变为主题，连续发表《吉田学校》、《党人山脉》、《角福火山》和《金脉政变》四本书。第一部《吉田学校》，描写长期担任官厅要职的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等战后官僚阵营的形成。一九七二年初完稿的《党人山脉》，作为这套小说的第二部，则以从事政党活动的鸠山一郎、石桥湛山、三木武吉、河野一郎等所谓“党人”为主线，讲述了一九五五年——一九六四年十年中日本政局的变化。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取代自由党总裁吉田茂组成新阁。次年十一月，鸠山和

同党的三木武吉以及自由党的绪方竹虎、大野伴睦等，基于巩固和加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的共同要求，合并自由、民主两党，成立自由民主党。日本自此出现了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局面。但在合并后的自民党内部，从鸠山到后来石桥、岸、池田、佐藤相继组阁的过程，派系矛盾始终不断，“党人”和“官僚”之间依然为争权夺利而激烈搏斗。户川在书中说：“我所写的这个作品《党人山脉》，毋宁说内容是党人和官僚的没完没了的斗争。”

日本资产阶级学者惯于把日本统治阶级中的政治头面人物划分为“官僚”和“党人”。被他们称作“官僚”的，专指沿着正统的仕途升迁而爬上尊爵显位的当权者。被他们称作“党人”的，在未掌握或分享实权的时候，不甘心遭受“官僚”的排挤打击，便假借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倾心于争夺官职和权势。所以，“官僚”和“党人”实际上不过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中不同集团的政治代表，分别代表了这些不同集团的利益、要求。他们之间围绕着在朝与在野、“专权”与争权而展开的不可调和、旷日持久的搏斗，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利用这类争斗转移人民的视线，并在本阶级内部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

本书作者对于“官僚”和“党人”之间的争斗从现象上作了一些描述，但同其他日本资产阶级学者一样，根本掩盖、歪曲了这类争斗的本质。从全书可以看出，作者是偏袒“党人”的，“是根据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精神和原则，把党人政治作为理想的政治的。”“党人”鸠山、石桥两度掌权而又为“官僚”重新压倒，使作者不胜惋惜，在全书《尾声》中还殷殷期望，五年或十年之后，日本能“树立起真正的党人山脉”。他就是站在虚伪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政治立场，从同情、赞赏“党人”出发，来描绘十年期间“党人”和“官僚”的对峙、争斗的。所以，书中对吉田、重光（葵）、岸、佐藤之流虽有所揭露，而对鸠山等主要“党人”，却大肆吹捧，形容他们对事物“敏感”，能顺应“潮流”，努力于摆脱“官僚政治的桎梏”，是所谓“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不论“党人”也好，“官僚”也好，毕竟都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忠实工具。他们在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剥削服务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纵横捭阖，搞幕后交易的老手和政治赌徒。这两大帮投机家，互相争斗又互相勾结，互相排斥又互相转化，正如作者也承认的那样：“时而联合，时而对立”，“经常打乱过去的派系关系”。可是，作者在书中却把“党人”和“官僚”完全对立起来，

甚至认为从他们的相互争斗中就“可以”“对战后日本政治史的全貌和内幕”“获得相当全面的理解”，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书中讲到的这十年，动荡的日本政局相继出现了几桩大事。鸠山内阁时期，除合并两大保守政党外，自始至终以恢复日苏邦交为旗号。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鸠山在日苏联合宣言签订后不久即下台。本书大部分篇幅着重叙述了鸠山内阁所完成的这两大任务。石桥组阁不久，因病辞职。一九五七年二月登场的岸信介，把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作为主要任务，并以此标榜自己开创了“日美关系新时代”。岸信介在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倒台后，一九六〇年七月出任首相的另一官僚池田勇人，打出了“国民所得增加一倍”的新招牌，用以麻痹日本人民的斗争，使日本经济畸形发展、恶性膨胀起来。这些事态发展，都是出于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而日苏恢复邦交和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又是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逐步激化的争夺霸权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书描绘了这些事件的前后经过和一些具体情节，包括对赫鲁晓夫之流当时在日苏谈判中为拉拢鸠山等人所使出的威胁、哄骗等各种手法，对于我们理解战后日本的内政外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作者把这些事件说成是几个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政治代理人锐意追求的个人业绩，还吹捧他们个人的“意志”和“魄力”，对于一些政局变化，又作出什么“命运使然”的结论，这些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需要批判对待。

作者为使本书“饶有趣味，通俗易懂”，采取了文艺笔法。所以，全书在细节上，特别是涉及幕后交谈内容和个人心理活动之类，或系出自作者本人的想象和附会，未必符合事实。至于议论日俄战争而毫未触及其实质性质，谈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行而把责任仅归于当时的日本陆军等等，也是错误的。

目 次

从狸穴来的使者·····	1
——多姆尼茨基的登场	
歪脸外相·····	20
——二元外交开场	
内阁会议在动荡·····	36
——决定了日苏交涉的全权代表	
保守派合并的烽火·····	54
——三木武吉炸弹式的谈话	
伦敦——东京——华盛顿·····	100
——重光暗怀野心	
克里姆林宫的鱼·····	121
——河野赴莫斯科	
大人物三木武吉死去·····	150
——谋士大麻的幕后活动	
往莫斯科去的遥远旅途·····	168
——发表日苏联合宣言	
命运与七张选票·····	200
——岸信介败于石桥	
骚乱的前夕·····	224
——修改“警职法”的纷争	

反对“安全条约”的烈火·····	261
——导致岸内阁的辞职	
走向宽容与忍耐·····	280
——池田与河野的关系	
三个实力人物·····	298
——从池田到佐藤	
尾声·····	318
后记·····	321

从狸穴^①来的使者

——多姆尼茨基的登场

(1)

至今一次也没有听说过这个苏联人的名字。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现在是第一次听人家谈到他。这些斯拉夫人的姓名，在语调上跟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姓名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不习惯，确实觉得很难记……因此，鸠山一郎首相不能不重复问了一遍：

“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来着？你再讲一遍给我听听。”

提起这事的人是马岛偶，他好象是在校正一个个音节的发音似的，又慢慢地重复念了一遍：

“多——姆——尼——茨——基……原来的苏联代表部的临时首席代表。”

“哦，多——姆——尼——茨——基……”鸠山点点头，然后又把马岛偶提出的事重新盘问了一遍。“那个人说要跟我见见面，……是这么回事吧？”

“啊，是的。说一定要……”

① 地名。

马岛和鸠山是老朋友。不过，他不是政界人士，是个医学博士。他把桑格夫人提倡的节育理论介绍到日本来，很热心于这个运动，所以有些名气。在那个时代，开展节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是相互关连的。所以马岛受到过军部和官宪的压迫。尽管如此，他还是理直气壮，不屈不挠。现在，马岛仍然充分表现了他那倔强的性格。

“总理，不管怎么说，最近无论如何要请您和多姆尼茨基见一次面。”马岛的声调有些高昂起来了。“我好久以来，都在致力于日苏亲善。所以多姆尼茨基就托我给他同总理见面作一次安排……情况就是这样，我也不是硬要您这么做。他说，打算就恢复日苏邦交问题，把苏联政府的正式意图，直接向总理谈明……恢复日苏邦交是您的内阁打起的旗号，我想这件事正是您求之不得的，所以就向您提出来了……”马岛竭力地说服鸠山。

从前，鸠山被军部和官僚打上了一个不光采的自由主义者的烙印；整个太平洋战争时期，他一直受着冷落，被搁在议会的一个角落里。自从这个时候起，马岛和鸠山愈加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尽管有过这么一段交情，但是现在的鸠山毕竟是一国的首相。这件事又不是什么私人之间的事情，也不是提出无关紧要的请愿书之类的事，这是国家外交上的大事。这不是鸠山可以轻易地回答和采取行动的问题，这一点，马岛心中有数；正因为如此，马岛的话里就愈加充满热情和诚意，想使鸠山能够应允同多姆尼茨基见见面。

此外，马岛还有很大的顾虑。事实上，关于多姆尼茨基

的这件事，他已经进行过交涉。就是说，他曾经同日苏亲善协会的尾形昭二和民主党参议院议员杉原荒太一起到外务省顾问谷正之和加濑俊一那里去提出过这件事。

当时，多姆尼茨基表示“要和外相会面”。但是，外相重光葵以及在他身边的谷和加濑，以外交惯例为挡箭牌，完全加以拒绝。他们说：“同没有正式邦交而且从国际法上来说还存在着战争状态的国家的人，是不能见面的。”

因此，多姆尼茨基这一次就要求同鸠山首相会见了。

外相已加以拒绝，作为首相，要同意也很为难吧。再说，首相要是对外务省有所顾虑，也和外务省一样尊重外交上的惯例，拘泥于外交上的道理，那么他一定会认为还是不见面的好。——这正是马岛最担心的。

可是，鸠山如果说个不字，日苏间的会谈就会失去了线索。不管怎么样，都得要他答应下来。——马岛一边绞尽脑汁地转着这样的念头，一边在竭力向鸠山作说明，等待他的回音。

鸠山的样子跟平常随便谈天时没有什么两样。对于马岛的那股热劲儿象是完全没有反映似的。他的口吻跟往常一样温和，从容，可是他这样答话了：“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随便什么时候都行，我和那位……啊啊，叫做多姆尼茨基是吧，我和那位苏联代表部的首席代表见见吧。”

马岛听了这话，觉得刚才自己浑身的力气用得太过头，一时煞不住车似的。鸠山的应允象是随便谈谈的，这反而使他感到不安了。

“您真的肯同多姆尼茨基见一次面吗？”他又叮咛了一

句。

“当然是真的。”

鸠山的答话和态度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马岛这才放下心来，可是为了慎重起见，他又说：

“可是，总理……这件事，请您对外相和外务省暂时保守秘密才好。万一泄漏出去，那一伙人必定是要反对的，他们会想办法来破坏这次会见。”

“马岛君，这种事管它做什么。对方的身份啦，礼节啦，诸如此类的事，跟政党内阁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关系。我说要这么做……既然这样说了，我就一定这么做。”

鸠山对于外相重光和外务省的反对毫不介意。这是一个掌握实力的政党人物的自信，鸠山是得到民主党总务会长三木武吉、农林相河野一郎以及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等人支持的政党人物。

同时，这也是由于鸠山这个人的性格的关系，他对于官僚的理论和形式，一向是不放在心上的。昭和初年，在田中义一的政友会内阁时期，鸠山担任书记官长（现在的官房长官）；当时正在流行高尔夫球，他开始热衷于这种运动。每逢星期六，清早起就穿着运动短裤，戴着鸭舌帽，一身是到野外打高尔夫球的打扮，他来到永田町的首相官邸，用脚上穿的打高尔夫球的鞋子踏着红色地毯走来走去。

他为了到野外打高尔夫球，有时甚至连内阁会议都不去参加。被称为“唯我独尊”的陆军大将田中首相也很老练，他只是说：“高尔夫这种玩艺儿，竟会这么有趣吗？”而对鸠山则没有说过半句责备的话。

马岛也知道，这个性情直率、全无虚饰的鸠山，有时会遇到为官僚所利用或为政党人物所欺骗的危险。眼前的情形，就使他有这样的忧虑。话虽如此，可是他又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您是个老好人，有时天真得过分，当心被重光为首的外务省愚弄。

“为了不把事情弄糟，多提防一些总归有好处。没和多姆尼茨基见面以前，还希望严格地保守秘密。”马岛这么说着就离开了。

他从座落在文京区音羽的高坡上的鸠山邸宅里走出来，坐上了汽车。这时，已是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点半钟，这一年只剩下一个半钟头了。根据当时的气象厅的记录，当天那个时间，东京是大晴天，平均气温七·三度，比起往年来，这是一个更加温暖、平静的除夕。高坡上的夜空，布满繁星，跟严寒的冬天不相似，多少带些春意。

(2)

马岛离开以后，鸠山首相叫薰子夫人打电话给三木武吉和河野一郎。他想把多姆尼茨基这件事通知这两个实力派人物。不过，他这么做并不是要在事前请求他们谅解。这两个人跟他从战前就是同志。无论战时或战后，他们作为政党人物都是同甘共苦的。特别是有关政策的问题，鸠山要讲什么，要做什么，他们很少有不同的意见。他所以要打电话给这两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于一种天真的孩子

气在强烈地鼓动着，想把自己得意的事情，说给人家听听：

“——我所以用恢复日苏邦交的交涉作为外交政策的旗号，是因为我看准了苏联必定会有所反应。你们看怎么样，成立内阁还不到一个月，就完全被我说中了……”

三木象是在耳机旁眯着眼睛说：

“哦，……那太好了。内阁一成立就一帆风顺，这是送给你的一份很好的年礼啦。”

三木不愧是一个久经世故的老练的政党人物。说出“送年礼”这样的话，就十足地表现出三木这个人的特点。

接着，河野接到了电话，他用警觉的语气问了声“什么？”及至听了事情的经过，他愈来愈兴奋了。

“总理。据我的看法，这件事可以干它一下子。那个，那个叫什么的苏联人，您应该把他抓住不放。您应该直接同他会面。要是叫重光和外务省那些家伙来办，一定会把事情搞糟的。”

“嗯，我也打算这么办。以后，如果内阁和党内有什么麻烦的话，都拜托你啦。”

“哪里，这种事算不了什么……”河野还是喋喋不休地说下去。鸠山在适当的时候，放下了耳机。

鸠山和三木在大正年间就交上了朋友。

过去，他们两个都是国会议员，同时又都是东京市议会的议员。在东京市的政界里，鸠山属于政友会，三木则是宪政会和后来的民政党的头目，尽管彼此处于政敌的地位，然而作为政党人物，他们之间也具有共同的语言。

昭和十七年的“大政翼赞选举”，他们都属于非推荐候选人，同军部的压迫进行了斗争，当选了议员。从此以后，他们两个人就成为同志了。在他们之外又加上了河野，他是鸠山派的骨干，也同样地充当过非推荐候选人。他们同中野正刚等人一起，反对了据说是模仿纳粹德国制订出来的最引人注目的战时立法——战时刑法特例法案，然而他们在这次斗争中遭到了失败，于是鸠山、三木和河野的战前政治生活就在这个时候结束了。

这时，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同军部对抗了。他们离开了东京，鸠山到轻井泽，三木到小豆岛，闭门不出。这是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秋天的事。对战时政治的绝望使得两个人暗淡地分手了。当他们走下议会会堂大门口的台阶时，三木对鸠山说：“……好好保重。”说过这话之后，三木又脱口而出：“不久的将来战争总要结束的……那时一定要组成你的内阁……”

“到那时，请你当议长啊……”鸠山笑着说。

太平洋战争在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闭幕了。在战后的动荡中，以鸠山为总裁结成了自由党。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年）五月，鸠山好不容易才受命组阁，可是占领军总司令部却把他列入革除公职的名单之内。

表面的理由，是说他在战争期间曾经出版过《世界的容貌》一书，而那是吹捧法西斯的。事实上，那本书是由政治评论家山浦贯一代写的，然而却不允许他声辩。

要取消鸠山担任公职资格的真正理由，在于那年二月鸠山发表了反共声明，触犯了苏联。在盟国对日委员会上，